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公羊第六

昭公

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陳公子招云云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也非也公羊以母弟稱弟故云爾不知母弟可以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皆以重書也且招之罪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于鄆也聖人褒貶各於其事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罪以爲貶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罪已重矣何爲復貶於此著招之有罪也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地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罪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罪也以楚討招而滅

陳而遂移罪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鄆公羊曰鄆者內之邑也非也鄆常見於春

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公羊曰秦無大夫仕諸晉也有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非

也凡春秋所言出奔皆貶也今如傳所說鍼者乃秦

伯之過此自當貶秦伯而不當貶鍼也向若春秋書

曰秦伯放其弟鍼於晉則可問曰秦無大夫此何以

書曰仕諸晉也以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

子謂之放也今經言奔此罪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

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

直虛言爾

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何休曰不從莒無

大夫去氏者篡重不嫌本不當氏也非也莒去疾猶

曰齊小白莒展猶曰鄭忽此乃常文見貶爾自不得

從大夫例也

疆鄆田公羊曰畏莒也非也成公九年楚人伐莒莒

潰楚人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圍台季孫宿救

台遂入鄆今又因莒之亂疆鄆田此明鄆為莒附庸

明矣鄆本屬莒故魯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因莒亂帥

師而往分明疆土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以理言魯

強莒小魯安莒亂何為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

豈自入其邑哉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何休曰名者所見世責小國詳此乃大繆且不可信自是以前出奔而名者不為失地即大惡也今至款獨云在太平世責之詳亦幸見款無他大惡故令休得如此云即令款身有惡如衛朝比者豈可連書兩名以見之哉不連書兩名不足以見法也何者款負大惡而名之休必謂款以大惡名不曰見治太平名也

四年會于申何休曰不殊會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此亦無理不可信也休謂楚今行義故春秋以病中國然則楚自

合進與中國等矣則宜殊會淮夷以起其事今乃云欲順楚義而不殊其類是足見楚與淮夷未有異也何能病中國哉原其所以云云者欲成向者殊會吳之說耳按會于向吳人鄆人在列又何故不殊取鄆公羊曰諱滅也非也莒已滅鄆矣此又能重滅之乎公羊本謂鄆未滅故因而為之辭耳

五年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瀆泉公羊曰瀆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涌乎戰而泉涌固當舉戰地於上而後書曰有瀆泉不得引瀆泉以為戰地也且公羊說于泓以水地者善其不薄人於險也戰于河曲者河曲䟽矣非水地也戰于乾時者著時

之乾亦非水地也戰于邲者又善楚莊王不厄人也則是以水地者必水戰矣今此舍地之名更著稱是豈莒魯之師居泉中戰乎

秦伯卒公羊曰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謂秦為夷則經書秦伐晉乃其理自適然矣非貶之也或謂秦是夷或謂秦非夷何哉且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凡夷狄之爵雖大不過子秦爵伯也非夷亦明矣又詩序獻公之女為秦穆公夫人而生康公康公為太子時贈送晉文公于渭之陽作渭陽之詩則康公者嫡子也今尋公羊以文十八年秦伯瑩卒為穆公則宣四年秦伯稻卒為康公驗此兩者

又各有名非匿之也公羊乃云嫡得之然則秦伯亦未盡用夷禮安知彼不名者自與中國諸侯不名同哉

七年葬衛襄公何休曰當時而日者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大臣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故危錄之未知休何以見此事邪推此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按此但殺世子爾而元年公羊說云自是弑君非實事也

蒐于紅公羊曰以罕書非也吾既言之矣九年陳火公羊曰存陳也何休謂陳為天所存非也

此自聖人欲存之故錄爾安知天意乎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乎之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也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是非卓俛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俛蓋何足復錄乎

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

十三年公不與盟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言諸侯遂亂反陳蔡非也陳蔡滅而復封此豈非所謂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者乎何故恥之

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蔡昭吳奔鄭何休曰不言出者始封名言歸嫌與天子歸有罪同故奪其有國之辭明專封非也以昭吳

為蔡侯之身邪蔡侯始歸名廬後卒亦名廬此不得謂之昭吳也以昭吳為蔡大夫邪國非大夫之有奈何於大夫之身奪有國之辭哉以謂欲見專封也蔡侯廬歸于蔡其專封不既明已乎且齊侯嘗專封衛邢杞三國矣未見春秋復奪三君之國也今此何故獨奪之邪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曰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非也春秋之義善惡各以其事進退之何有賢其祖而遂諱其後子孫惡乎且所以諱賢者之過者謂小不足以妨大短不足以毀長而可以成人之美者也若乃大惡至叛君專地反臣子之義亂人

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罪皆可諱是蔡管不誅於周也由是觀之所謂公子喜時諱其義安在哉何休又曰有明王作喜時當還國亦非也伯夷叔齊讓國其弟當武王之興不聞還孤竹之封於伯夷也豈伯夷為不及公子喜時哉武王非王者哉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公羊曰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里也又何疑焉

二十二年王室亂公羊曰言不及外也非也此不問可解矣謂王室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

得言京師亂成周亂王城亂其理適然而何休又云云皆趨文而遺意者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是以前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君名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逾年之後臣子可稱之曰天王未逾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羊

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謂與小白齊突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也甚矣其陋也且春秋書王猛居于皇即猛不正可言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何休云得京師地半自稱西周非也此休不知之耳又曰其言入何篡辭也亦非也向王猛居于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成周亦可謂篡乎

王子猛卒公羊曰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非也向言王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治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逾年之

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猶  
夷狄之君言子則可言男則不可也禮之次序各自  
有所宜不必未逾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逾年之王  
則當稱薨也何休云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  
也春秋視篡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自所稱呼而  
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篡成則與使君  
之是春秋獨惡不善篡而縱所善篡也大爲之防民  
猶逾之又開其利篡者衆矣

二十三年吳敗蔡胡沈頓之師公羊曰此偏戰也曷  
爲以詐戰之詞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  
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非也此欲自文  
飾其短爾按戰者凶事非禮讓之事就令夷狄主之  
又何不得而春秋不肯乎又夷狄所以爲夷狄者正  
以狡詐無義爾中國所以爲中國者亦正以禮義尊  
尊耳今春秋所以退中國不使主戰者以其不爲中  
國之行也而夷狄能結日偏戰不爲狡詐何故不得  
主中國乎中國有惡則不得進狄有善又不得進此  
豈褒貶之指哉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  
也何故責之爲夷狄乎故於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  
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罔以夷狄之行而強詆以  
罪此弊由用日月爲例也試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  
戰敗自敗了然分矣



獲陳夏齧公羊曰吳少進也然則吳猶得獲中國豈不得主中國且所主者但戰而已何嫌不得哉

天王居于狄泉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非也其意以謂未三年不當言天王爾王者

雖諒闇三年然逾年之後臣子可以天王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都無天王之稱哉毛伯

來求金不稱天王明命自上下不合稱之也天王居于狄泉臣子稱之理自得稱天王也聖人之意可見

矣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二傳皆無叔孫公羊獨有此似聖人本意所謂辭繁而不殺者也但說之非爾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公羊曰聚眾以逐季氏也非也若七月聚眾則何至九月公乃出

奔乎何休又說日為君辰為臣去辰者逐季孟之意蓋迂而不典

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公羊曰其言入何不嫌也何休云不嫌為篡但起其難然則於王猛何以獨惜

此義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何休曰不書闔廬弑為季子諱非也季子之不討闔廬者蓋勢不可也豈義之乎

故託不忍父子兄弟相殘耳而春秋何為遂為之諱夫弑君之惡大矣尚可諱乎若弑君之惡而可諱何

則不可諱乎季子賢者也賢者之心豈止於不欲父子兄弟相殘殺乎雖殘他人亦不可也苟焉春秋但順賢者之意而為之諱是一國有賢通國無罪也其大者至弑君而猶為之諱則其小者戕人賊人固不當問矣且季子之不討闔廬其義安在哉知力不足討而外託不忍者也然則季子之不忍親親之私恩也春秋之褒貶天下之公義而觀季子之行事苟非其力不足者則季子未免於貶何者私親親之愛而亂尊尊之序聖人不為也是以周公致辟二叔而不疑今季子何得擅以私愛廢公義哉然所以仲尼美之不貶者知其力不足而能外託親親若是者可謂達權矣此其指也以謂順賢者之意則可以縱弑君之罪不亦悖乎不亦悖乎

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為賢賢既不足又懸隔數十世之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信之乎漢諸儒辨此多矣是非紛拏者惑於辭也不若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雍也可使南面居敬而行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為者乎平居講道則多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貴叔術是自相駁也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公羊曰兩觀微也又曰主災者兩觀也皆非也災有先後據見而書譬猶六鵙退飛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鵙審之則退飛何至顛倒先後強出尊卑乎尋繹其意所以迷惑者以謂桓宮僖宮災不言及也彼自火並出燒之莫知次序故直以遠者序上耳又云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其意以下新作雉門及兩觀為比亦非也新作可序上不可序下災可序下不可序上此亦制作之常理何足致疑而問之乎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浩油何休曰再言公者昭公數如晉不答卒為季氏所逐定公初即位得與諸侯盟故喜錄之非也春秋諸侯之會常事耳非王道之正也無故繁文推以為喜春秋何喜於此哉

六年仲孫何忌公羊曰譏二名其意以謂二名難諱也古者蓋雖君之名臣不諱矣父之名子不諱矣及至於周臣諱君之名子諱親之名然猶諱其死不諱其生諱其同不諱其嫌二名則不偏諱也仲尼之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自仲尼不偏諱二名況其他乎夫已不能諱二名反譏人之二名豈理也哉

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何休曰辰言暨者明仲佗石彊強與俱出非也若如休所言辰罪

爲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爲明年入于蕭而書及乎  
按隱元年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知不得  
已者爲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  
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何者暨之意強也競也故曰  
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得已從之此可知矣昭七年  
暨齊平者是時魯數侵莒邑莒者齊兄弟之國又元  
年莒去疾自齊入莒有親親之恩故齊與魯精怨不  
平也於是昭公外娶于吳而朝聘於楚深得其威因  
此以強逼齊爲平春秋惡其貪殘不知恥而服人不  
以德故書暨齊平不盡其事微以見意也今此暨仲  
佗石彊亦猶彼矣若如休言昭七年暨齊平者齊魯

初未有惡何忽有平哉然說經者患各執一偏吾言  
及者自通文無汲汲也言暨者乃強人之文是我強  
人非人強我也彼人強我者如韓穿來言汶陽之田  
及晉處父盟之類皆自見矣用是求之及非汲汲暨  
非強我明矣且若必謂暨爲我不得已者及晉處父  
盟亦可謂不得已矣則其言及何

十二年薛伯定卒何休曰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  
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故略之劉子曰推此  
言也而觀之其妄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以長不  
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相違矣

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何休曰子雖見逐無去

父之義此不達於變也諸侯以國為家四境之內力能專制之若蒯聵不去為靈公所殺則陷父于大惡今奉身逃竄者收小惡於己也以小易大其情甚順此非春秋所惡也

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公羊曰曷為不書入于衛何休曰據弗克納言于邾婁非也彼以弗克納故得言於邾婁耳此但得入戚未得入衛故不得言衛亦其理自然何以見父得有子乎凡父得有子子不得有父豈不誠道乎然於此經則害於義故其言則是也其於說經則非也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以為可古人已有能辨者矣

桓宮僖宮災公羊曰復立也不言復立見者不復見也非也古之人豈無所省文哉亦不若是而省之耳且必若云襄公作三軍舍中軍曷為獨書哉

六年齊陽生入于齊陳乞弒其君舍公羊曰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諛也非也如公羊之說陽生本正與商人相似弒而代立與商人相似陽生諛而弒之商人亦諛而弒之所以諛之雖殊所以為諛則同今何故陽生商人乖異若此哉公羊本欲引商人以求與之合而事同文

別反更大繆乃知例苟不通者雖曲說愈僞也何休以爲不舉陽生弑者諼成于乞然則是公子比之類也公子比魯於棄疾宜效死勿聽故坐弑君陽生亦宜效死勿聽者也亦當坐弑君公子比首惡陽生不蒙首惡何哉

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公羊云內辭也使若他人然非也邾魯相近故初秋伐之八月又入之此自兩事理當並書無取於內辭也入邾婁使若他人猶有可諉以邾婁子益來又可云他人乎又曰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亦非也諸侯擅入人之國爲大惡可矣戰而獲人獲者則大惡矣獲之者豈可同其科哉又此自入而以歸不得以獲解也吾既言之矣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羊曰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非也當此之時魯人自救不暇豈有不救同姓之滅春秋遂責之乎且責魯不救而諱曹之滅縱失宋公之惡苟責無罪之魯甚非禮也禮一作理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公羊曰吳主會也按吳主會必非晉所願也春秋宜曰公會晉侯暨吳子于黃池則與公羊例合矣今乃曰及吳子此其晉魯汲汲我欲之者邪又曰吳在是則天下莫敢不至也何休以謂云爾者欲爲魯侯殺恥故不書諸侯也

吾謂春秋審欲為魯侯殺恥者書諸侯乃宜矣無為乃沒之也

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非也聖人作經為天子法不苟記祖所逮而已蓋不得聖人之意而言之也且如所言祖者謂曾祖乎高祖乎如謂曾祖孔子曾祖防叔則孔父三世之孫如謂高祖孔子高祖祁父亦孔父二世之孫孔父死於桓二年其孫不得見隱審矣計防叔祁父之時應在閔僖之間春秋則當起於閔僖不宜始隱公也凡公羊之書其乖謬大體麤正之矣至於委曲微密似是而非索言之則不可勝言非講學辨論者不能

及也故闕焉以俟知者亦將有起予者乎云爾

春秋權衡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此卷增改四十二字

藏園

次行依六格

春秋權衡卷第十四

穀梁第一

元年春王正月穀梁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按此實有事者以見隱公讓故不書公即位爾何謂無事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及齊高傒盟及晉處父盟豈復內為志者邪又曰儀字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言善其結信於魯故以字貴之亦非也春秋來會於魯者多矣不聞悉可貴也若以初入春秋故得貴之則桓十七年會邾儀父盟于雒又何為乎且春秋之作貶諸侯明王道以救衰世者也凡記盟會者於王法所不得為皆



貶也甫當貶之何有於褒且以私結盟之故而褒之後有善焉何以加其身

鄭伯克段于鄆穀梁曰克能也何能爾能殺也非也未有一字轉相訓詁而可并兩義者也誣人已甚矣及宋人盟于宿穀梁曰兩卑者也吾謂二國爲盟非兩卑者所定就有兩卑者盟春秋亦不書之何也事小而多不信可以略故也

公子益師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非也公孫敖仲遂季孫意如豈正者乎而皆日叔孫得臣不聞有罪而反不日皆妄也

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焉爾非也若令內爲志者可曰公及戎于潛乎

五月莒人入向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此義踈矣凡將兵攻人之國而能勝之入焉者斯謂之入矣非必以內弗受解也有入人之國而可以受之者乎然則穀梁今所言者歸入之例也妄并之矣

無駭帥師入極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又曰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按入則不得謂之滅而穀梁先旣以入解之末又以滅通之此似穀梁作傳時自以入爲義後竊見公羊之書以入爲滅又因注焉者也故兩義雖不相合而猶並存也又八年無駭卒不稱氏穀梁亦先曰隱不爵大夫也又云或說曰故貶之也此

兩者皆出公羊又皆係之初說之後明穀梁私見公羊之書而竊附益之云爾不然無為兩事各自終始反戾也

紀履緌來逆女穀梁曰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進之也非也諸侯婚姻聘使相往來亦常耳何妄得進之且履緌國氏何異鄭詹而曰進之乎謂履緌進之者詹亦進之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穀梁兩說皆無足取者

夫人子氏薨穀梁曰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非也隱薨在十一年今夫人薨相去九年可得預知君當不葬而先除其葬乎夫人之義雖曰從君至於卒

葬非其所能自制也奈何以必從君限之哉文姜親與弒君春秋猶書其葬況於此非弒君之人乎

三年日有食之穀梁說晦朔之例雖文與公羊異而謬與公羊同吾既言之矣

宋公和卒穀梁曰諸侯日卒正也非也齊小白晉重耳皆可謂正乎若曰篡明則不疑者此妄說矣本設日不日例者非復有他義也明正不正而已耳苟正者日不正者不日則其義可信而無疑今正者日篡明者亦日不知春秋何能不憚煩于篡明之人而必知其日哉若篡明之人乃去其日豈不益至公至明哉徒為此紛紛何也又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曹

伯之嫡也莊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有月無日此復何邪

葬宋繆公穀梁曰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非也宋繆公之葬有何危邪春秋日葬者多不必皆有危也但欲以日月為例而不知理有不可者以謂人雖有難已者而事無可據譬如說神怪者也夫以說神怪自況人亦以說神怪況之矣曾何足致詰乎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非也若不言伐則牟婁為杞邑不明理自當爾何惡之有若言伐言取然後言志則凡伐而不取取而不伐者皆不惡之哉

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弑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乎而督萬氏國商人不氏國何也

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非也若外為志可曰公會宋公遇于清乎又曰遇者志相得也按八年傳不期而會曰遇若內為志又志相得非不期也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穀梁曰不稱公子貶之也非也欲貶翬者宜於此稱公子既弑君而除之無為先事而貶也觀傳此意與公羊同病吾既

言之矣

衛人殺州吁于濮穀梁曰其月謹之也吾爲春秋苟不舉月則勿謹之乎何必爲此文哉

五年考仲子之宮穀梁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非也若成之爲夫人經當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今但曰仲子非夫人明矣又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亦非也若實非隱經當曰立仲子之宮今日考宮非非隱明矣實說仲子之卒在惠公末年故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贈後其葬期也不謂仲子之卒在惠公之前而平王因惠公之喪以贈仲子也爲穀梁者誤其前後故謂隱公追祀惠公之母其

實仲子與惠公同年而卒故隱公疑仲子未嘗祭於子不可便已欲通其意作宮祭之終已而已春秋許其知禮之變故以考宮書不以立宮書也

初獻六羽穀梁曰始僭樂矣尸子曰始厲樂矣劉子曰言僭樂是也詎得厲樂乎

螟穀梁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劉子曰此亦說神怪之比也實甚而時無以詰之實不甚而月亦無以詰之若因而更之曰甚則時不甚則月人亦莫辨也

公子彊卒穀梁曰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也先君之大夫也非也隱雖讓國當此之時實魯君也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攝政猶專廢置天下諸

侯況隱公明為魯君乎又不知若隱公者苟爵命大夫則不成讓國乎何其疑隱公之小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非也有伐者有圍者理當並書不得以輕重相覆也又曰苞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亦非也古之行師不必盡如此其暴也或問罪或討亂師之所至而百姓不擾猶謂之侵伐也可如傳所言名之乎春秋雖亂世會有一國以道侵伐不苞人民不驅牛馬亦不斬樹木壞宮室者春秋何以書之夫桓文之師誠有節制也其所侵伐庸得盡如傳所言哉又有可疑即復一國以兵加人即苞其人民驅其牛馬矣又

斬其樹木壞其宮室春秋可遂兩書侵伐乎

六年鄭人來輸平穀梁曰輸平者不果成也其意以謂春秋前魯與鄭平至四年時翬帥師伐鄭故鄭人今請絕前平也非也凡云平者蓋兩國約不相背云爾今魯以伐鄭平絕可知若鄭人不來輸平者寧可謂舊平未絕乎有伐人之國而猶自謂有平乎然則魯鄭之平不待告而絕亦明矣又安有不果成事乎七年叔姬歸于紀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是也知此叔姬必非媵也故得見于經矣又曰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非也不言逆者則君親迎者也常事不書故不舉君也范甯以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若然穀梁子

不當問其不言逆何也禮豈有夫逆妾媵者哉胡為問之其問之也乃知叔姬非伯姬之媵也

媵侯卒穀梁曰媵侯無名狄道也非也春秋諸侯卒或名或不名者多矣豈盡狄道哉不可信之語此故為甚

城中丘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故譏也非也若民眾城小可得勿城乎穀梁明知城為保民為之而又嫌其為民眾益城自相反戾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穀梁曰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貴之也非也諸侯交聘亦嘗事耳何遂分別貴賤哉

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穀梁曰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不知穀梁之意謂此伐者真亦斬樹木壞宮室邪母乃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邪若真斬樹木壞宮室者此一人之身安得樹木宮室哉若直以大天子之命進之言伐者又未知戎所以施無道于凡伯之身者實何事而春秋直以伐易之也今注者則以謂戎執凡伯也然則變執言伐爾而傳又言以歸猶愈乎執也若伐非執者如傳言可矣今伐則執也譬如曰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云爾安得猶愈者乎且以歸何以能愈于執乎又曰

戎者衛也如此乃春秋縱失衛侯之惡歸罪于戎也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郕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非  
 也魯為大國猶有未命大夫獨稱其名者況如鄭小  
 國乎

宿男卒穀梁曰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審如傳言又何  
 以知其非狄道而無名者乎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穀梁曰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  
 及大夫非也莒人即莒大夫微故稱人耳若可言人  
 不可言大夫及晉處父盟何不曰及晉人盟乎

九年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范甯  
 矯之是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穀梁曰雨月志正也非也此不  
 著癸酉則不足以見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莊七年辛  
 卯星隕如雨不日又不見夜及夜中葬定公雨不克  
 葬不日又失葬期理自合日豈關不正乎僖二年六  
 月雨者無他卓詭書月足矣豈關正乎

十年公敗宋師于菅穀梁曰內不言戰舉其大者非  
 也此語乃與公羊何似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十一年公薨穀梁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非也  
 無事偶不書正月耳不足以為據

桓公

元年春王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

臣弑君以為無王之道非也弟弑兄臣弑君見矣雖書王獨可謂之有王乎

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諱易地也非也實以邠易許者豈可云璧假乎且經但言璧假諱易為假已足矣諱邠為璧何差于罪乎且今實以璧易許者何以為文乎

二年春王正月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非也但不書王與夷之卒遂不正乎

七月紀侯來朝穀梁曰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于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非也六年冬紀侯

來朝猶是前紀侯耳猶是此桓公耳行不加進惡不差減而紀侯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責宜深深則宜日反書時何哉是豈春秋不惡之乎

公至自唐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遠之也非也隱亦無會何遠之有

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穀梁曰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非也吾于公羊既言之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穀梁說曰春而曰狩蓋用冬狩之禮非也春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云狩是也事在

周禮穀梁子自顛倒之耳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穀梁說與公羊相近非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穀梁曰何爲以二日卒之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非也國君潛行獨出安所之乎若入于民臣之家則必有知者若獨死曠野是非人情且何以能歷十六日而人不覺乎依倚古事人所不見遂肆意妄說不顧道理甚可怪也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穀梁曰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非也文稱天王使矣何謂錄父使子乎又何謂微其君臣乎又曰父在子代仕之辭亦非也若子擅代父仕者貶任叔可矣今日天王使任叔之子既曰天王使之矣豈父在使子自代者邪若曰天王使任叔子代父仕者則是天王已命任叔之子矣無所復譏且不得繫任叔言之也父老而使其子仕亦常事耳天王既以命之與衆卿仕何異哉而穀梁又不當言錄父以使子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穀梁曰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非也直言從王伐鄭文順事明可不煩解矣又妄云舉從者之辭何益哉且安見諱伐鄭之義哉所謂無病自灸者六年大閱穀梁曰平而修戎事非正也蓋以觀婦人也非也但曰大閱安知觀婦人乎蔡人殺陳佗穀梁說與公羊相近吾既言之矣

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聖人豈至此乎若聖人疑之誰復不疑之乎且詩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詩人賢者信魯莊公爲齊侯之甥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爲齊侯之子乎就令當時國人有疑之者是國惡無大于此矣聖人曷爲明明揭之乎

七年焚咸丘穀梁曰其不言邾咸丘疾其以火攻與公羊說相近吾旣言之矣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穀梁曰失國也與公羊相近吾旣言之矣

八年正月己卯烝穀梁說與公羊同非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曰其不言使不正其以宗廟大事即謀于我也非也若不正其即謀于我者言遂逆足矣不言使何哉言使豈妨其即謀于我乎十年王正月曹伯終生卒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非也五年陳侯鮑卒亦在正月何以不書王正之乎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穀梁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非也此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公後其期矣恥失信故託行而不相遇者也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爲內諱也此皆非也若來戰爲前定之辭者自無緣復出其人且言及也

豈可曰某人及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乎又豈可  
 曰齊侯衛侯鄭伯及某人來戰于郎乎且凡結日偏  
 戰皆前定之戰也何不一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其  
 人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  
 妄說矣

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  
 人何貶之也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常以稱人執  
 之為是稱侯執之為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  
 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  
 文同而義異何哉

鄭忽出奔衛穀梁曰其名失國也非也春秋失國者  
 多矣豈皆名之乎

十二年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穀  
 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非也此飾說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  
 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非也言之違理乃至于此乎  
 苟能讀春秋者皆足以知之矣

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穀梁曰戰稱人敗  
 稱師重眾也非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  
 績何為獨不重眾乎且春秋將卑師眾稱師此常例  
 矣無為忽改

十四年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

非也。彙盛焚焉，何以不志乎？又曰：以其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亦非也。若壬申之日而災，乙亥之日而嘗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又曰：未嘗必有兼旬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災之餘可也。欲明以爲災之餘則非也。

十五年會于袤，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辭哉？且此又非出于仲尼者也。記事之體也。

十六年公至自伐鄭。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非也。去年伐鄭，穀梁云：非其疑也者，似言諸侯爲忽討突也。若非爲忽討突，則不得云非其疑矣。今云危之者，又似言諸侯乃助突攻忽也。若非助突攻忽，則亦不得云危之矣。二者誰能辨乎？

衛侯朔出奔齊。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非也。何以不援鄭忽例自爲失國名之乎？

十八年公會齊侯于灤。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穀梁曰：灤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非也。灤之會伉故不書，遂如齊書矣。可云不伉乎？要之灤會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召夫人與之如齊耳。非他也。

葬我君桓。公穀梁曰：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非也。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豈限國哉若以齊強魯弱量力不討故君子不責是復讎者常行于柔弱而困于強禦也不亦妄乎

莊公

元年夫人孫于齊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非也夫人前隨桓公之喪還國今復出奔爾豈錄母之變橫生孫文乎如此是聖人率意作經不復記事實也

單伯逆王姬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非也若單伯爲王朝大夫者如穀梁說可矣今單伯乃魯大夫雖命於天子猶魯臣也君前臣名何得不名哉

築王姬之館于外穀梁以謂變之正也非也魯本自當以仇讎不可接婚姻上告諸天子不當默默然受命此乃春秋譏其捨大卹小以謂未盡臣子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於禮者之禮若權死亡者也非謂可爲而不爲以傷禮害義者也若莊公者可謂變於邪矣未見變於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齊師遷紀邾鄆部穀梁曰紀國也邾鄆部國也非也計齊一師必不能並遷兩國又春秋自當分別以見滅兩國之惡不當合之也辛未取郟辛巳取防兩邑爾內小惡爾猶惡而謹之況兩國乎況外大惡乎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穀梁曰於餘丘邾邑也公

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非也春秋之戰伐多何獨病此乎若伐人之國則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於伐國不果於伐邑也何以爲懲且勸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晚見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者矣

三年葬桓王穀梁曰改葬也非也若改葬何爲不言改乎謂改不可言改卜牛何以言改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入若可受者遂云歸於齊乎其守文而不達理至如此且季之以鄆入齊當以紀侯使之爲說不然是季專土盜邑以畔其君也何以得字於春秋乎而穀梁曰入于齊者以鄆事齊是真謂季畔矣吾未見其善也

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穀梁曰不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也非也就令言滅滅人之國豈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變滅言大去其義不類何休以穀梁爲縱失襄公之惡是矣鄭康成強爲文過吾無取焉

齊侯葬紀伯姬穀梁曰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非也若但云葬紀伯姬者如穀梁說可矣今日齊侯葬紀伯姬此非常文也此其重在齊侯不在吾女甚明公及齊人狩于郕穀梁說與公羊相似非也

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穀梁曰是齊侯  
宋公也非也安知其不是微者乎若實齊侯宋公而  
謂之人即實微者又何以書乎

六年齊人來歸衛寶穀梁曰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  
齊而來我然非也固齊人歸我耳何分之有

七年星隕如雨穀梁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雨也非  
也春秋記星隕為異耳夜中而雨何足記乎又曰著  
於上見於下謂之雨以言雨蝻則可也以言雨雪則  
何著於上之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以言  
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

秋大水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非也假令大水  
終不能令高下皆有但沒城邑已劇矣況山岳不可  
沒則大水不必高下皆有也

春秋權衡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風屬不得寢更竟此卷遺寒夜

訂正二十有三字

學

春秋權衡卷第十五

穀梁第二

八年甲午治兵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其意謂春秋多之非也軍出而治兵治兵自有常地矣今魯人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春秋記其非常爾春秋非教戰之書貴其善陣不戰也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穀梁曰不使齊師加威於邾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邾自降審如此春秋爲縱失齊師之惡也其意雖欲貶齊存邾其實乃爲齊文過了不可曉

師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邾雖降齊國實未滅又穀梁曰向



云不使齊加威於邾然則加威於邾者獨齊師耳魯故無罪豈可謂滅同姓哉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穀梁曰大夫弒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非也宋萬豈亦弒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者乎

九年齊人殺無知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非也無知弒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有氏公子又上齊人下有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

不煩再氏國爾非謂夫嫌故挈之也無知又非大夫而以殺大夫例解之似仍失指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穀梁曰大夫不名無君也非也

齊雖無君大夫猶應有名假令書大夫之名便云齊有君乎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穀梁曰不諱敗惡內也非也古之人有能知之者矣

齊人取子糾殺之穀梁曰言取病內也非也言取病齊耳內何病乎

十年宋人遷宿穀梁曰遷亡辭也非也宿雖見遷國實未亡不得與滅人者同

荆敗蔡師于辛以蔡侯獻舞歸穀梁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非也秦獲晉侯何故不名又

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

獲乎亦非也但言敗蔡師何足以見其是獲乎設直  
 言獲蔡侯何害於義而諱獲為敗乎欲絕蔡侯自合  
 言獲無為諱其獲以匿其惡書其名以發其獲進不  
 成諱退不成絕徒為此紛紛也又曰以歸猶愈乎執  
 也亦非也有執者有獲者有以歸者非一物也獲不  
 輕於執執不重於以歸按文觀前亦可見矣

十一年秋宋大水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  
 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歟又曰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亦非也丘山之顛亦有水乎

王姬歸于齊穀梁說同公羊吾既言之矣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鄫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其言

**其**歸何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非也紀  
 季以鄫入齊自為小國非邑也且邑何故不得言歸  
 乎且鄫者紀之別也紀者叔姬之家也人歸其家可  
 不曰歸乎以謂喜得其所乃言歸何哉

宋萬弑其君捷穀梁曰卑者以國氏是也非弑而氏  
 之明矣

十三年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穀梁曰  
 是齊侯宋公也非也經無異文例無所推安知是齊  
 侯宋公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穀梁曰曹劌之盟也尋其意與公  
 羊相似吾既言之矣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穀梁曰會事之成也尋其說與公羊相似吾既言之矣

荆入蔡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按穀梁十年傳云其曰荆者狄之也今又云州舉之也若實狄之則非州舉之若實州舉之則非狄之而兩說並存不知果爲狄之邪其亦州舉之邪若曰州舉之所以爲狄之者凡在夷狄尚不州舉之況楚非真夷狄乎尋究二說似前說本出穀梁後說則掇取公羊之例而續焉者也不然無爲相異

十六年同盟于幽穀梁曰同尊周也非也但云同盟不足以效其同尊周

十有七年齊人執鄭詹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邾人執鄆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緌鄭宛之類亦同氏國豈卑者則不志乎且若所言卑者不志而鄭詹以逃來故得志也諸侯之國逋逃之臣不可勝紀何不盡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人執鄭詹乎然則書齊人執鄭詹不爲鄭詹甚佞而書亦不爲與齊人執之而書爲詹逃來書耳如此又安取書甚佞及與齊執之之義哉

齊人殲于遂穀梁曰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非也春秋本責齊滅人之國而又戍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齊人自死於遂耳不謂以無遂故不言遂人盡齊人也又曰無遂則其言遂何其猶存遂也亦非也齊人實死於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若春秋不存遂者可云齊人殲于齊乎又曰此謂狎敵也亦非也滅人之國使兵戍之齊則無道矣令齊不滅人國不戍人地者安取此禍乎今穀梁譏其狎敵似惡齊人滅遂未盡戍遂未密不顧遂不可滅地不可戍也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錄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強爲文過不亦誣人哉假今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是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是驗其食非朔日食何也又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爲朔日食耳穀梁又云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日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旣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

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

公追戎于濟西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邇於我之末節如此反爲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以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旣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之有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銜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怒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爲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今結旣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爲此謀者欲以誑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

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

二十二年肆大眚穀梁曰為嫌天子之葬也非也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為此者子固無赦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之葬而書此以示義者則春秋之文無從而生若赦出於天子者何必緣文姜之葬哉且文姜之存猶莫之討也今死矣反待天子而葬乎此皆不然者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然則穀梁謂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去疾亦可以見之矣

二十三年荆人來聘穀梁曰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非也此乃使臣得言荆人爾即欲進之使稱人者何不變荆云楚而反冠人以荆乎荆為狄之人為進之且進且狄乎賞罰亂此吾所不曉也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穀梁曰禮大夫不見夫人非也君祭於廟大夫夫人俱在其中可得勿見乎然則不見者殆謂不常見爾今夫人始至而大夫見

之是禮然矣何謂非禮乎

赤歸于曹郭公穀梁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則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歸于曹乎言郭公赤足以見其為國若言歸足以見其外歸而顛倒迷錯如此何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大去其國雖指意卓俛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蓋有不知而作之者豈謂是邪

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大夫可不名耳若天子命之為此國大夫者可得不可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伯姬歸于杞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非也春秋常事不書故不言杞伯之來爾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恒事也不志然則穀梁既以知逆女之不志而猶云云似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穀梁曰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非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雖尊卑不同而豈無命哉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周衰禮廢強弱相併卿大夫之制雖不能盡如古見於經者亦皆

當時之實錄也故隱桓之間其去西周末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俠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等日已益削轉從小國之例稱人而已說者不知其故因謂曹秦以下悉無大夫患其時有見者害其臆說因復構架無端以飾其僞然此不足怪也彼固不知王者諸侯之制度班爵云爾其又足辨乎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穀梁曰諱出奔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莒慶來逆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非也春秋刺諸侯之不親迎而使臣者則奪其使文奪其使文矣故莒慶之來不得復曰逆女亂於逆君夫人者也然則書叔姬自其理然豈惡其接內哉凡夫人而越境逆女此誠春秋所貶者然而以謂書叔姬者不與夫婦之稱不亦繆乎不亦繆乎

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穀梁曰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非也凡道春秋通例皆曰將卑師少稱人何忽至於此而以謂微之乎又曰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亦非也齊有罪則微齊衛有罪則微衛則可謂明矣今欲微齊因遂微衛齊則有罪矣衛則不知也而曰不可不人衛所謂不可者安在哉又曰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



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亦非也衛欲戰則衛及齊齊欲戰則齊及衛春秋惡戰故常分別禍之所從起耳不爲國大小也又曰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亦非也設令齊將尊師衆而敗衛將卑師少而勝豈得不書師敗於人哉春秋之義王道也春秋之事史記也聖人豈必私以己意增損舊史而後見其道哉

築微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非也此自築邑爾非園囿也以園囿解之惑矣大無麥禾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非也於是經無水旱之變安得忽無麥禾哉說者或云實秋水傷稼諱之不言或云土不稼穡二物不成或云不勸農事故無災而饑皆失也若有秋水何故不書苟民食不足國家且危而顧避恥諱忘遇災而懼之意豈春秋之訓哉若土不稼穡不勸農事者魯應猶有倉廩之舊不應遂至告糴於鄰國也又春秋當書麥禾不為大無不當反書大無麥禾也且麥禾之相去遠矣方其無麥則固書麥大無不為方其無禾則固書禾大無何乃待無禾然後書無麥哉近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知水傷之也麥強而苗弱二者俱無非待苗乃書麥也或謂一災不書是又不然墮霜殺菽菽一物也何以獨書乎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

損月削以至於麥禾大盡而後覺之非今歲之事也是以不言水旱亦不言饑明是歲實無水旱民實不饑或曰如此當曰麥米不當曰麥禾吾曰古者無道禾非米者聘禮有禾有米不云禾非米也古之行禮用禾者多然則魯實無禾不足以待國用非無米也二十九年城諸及防穀梁曰以大及小也非也若言諸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

三十年齊人降鄆穀梁曰鄆者紀之遺邑非也何以必知其紀之遺邑乎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穀梁曰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非也設若外爲志又志相得者便云公會

齊侯遇于魯濟乎

齊人伐山戎穀梁曰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又曰則非之乎善之也非也春秋以人貶之云爾豈曰以人愛之云爾貶則人之愛則人之誰且能識其善惡哉

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穀梁曰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非也去年齊人伐山戎穀梁所以知其當爲齊侯者正以今年來獻捷者乃齊侯故也然則齊侯已伐山戎又來獻捷爾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假令稱齊侯使人來獻捷文何以異於齊侯來獻捷也若都不稱

齊又不言來則信可謂內與同矣今既稱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非不外也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內乎又曰軍得曰捷我菽也按菽者豆耳齊侯伐山戎乃取其豆與諸侯不近事理疑菽者非狄字也穀梁解此戎者即北狄也北字類十狄字類菽傳寫訛繆又并爲一字不然無爲如此妄解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穀梁曰大齊桓也非也諸侯相遇常事耳何大之有

子般卒穀梁曰日卒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非也若有所見又不日者豈不益明乎何若日之與正卒相亂哉用此觀之非聖人之意明矣

公子慶父如齊穀梁曰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非也閔公不書即位足以起子般之弒爾不足以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侯大夫之奔甚多不必皆弒君也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弒其君此魯國人人之讎奈何反掩匿蔽覆不明白其奔使弒君之賊不見乎又文十八年十月子赤卒其下則季孫行父如齊子赤卒不日亦有所見也若以慶父之例推之則行父亦弒子赤者邪何謂書如齊

閔公

元年齊仲孫來穀梁曰外之也疏之也非也吾於公

羊既言之矣

二年公薨穀梁曰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比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不以討母葬子何足爲義乎又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公穀有其說而不盡何也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父弑讎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苦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此所以春秋有其賊未討雖久弗葬而弗非也

慶父出奔莒穀梁曰其言出絕之也非也內大夫之奔亦自多言出不必慶父爾

齊高子來盟穀梁曰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非也齊桓前不討慶父者獄有所歸魯又立君不得討也今慶父復弑閔公自知罪大而出齊桓能遣其賢臣鎮撫魯國之社稷功已厚矣爲之者高子謀之者桓公也今欲褒人臣而不及人君欲過尊有功之臣使不繫於其君豈春秋之意邪儻陳力建功人臣而獨專其美則九牧之君何望焉堯任伯鯨治水而水害益甚誅鯀命禹烝民乃又不聞仲尼卑堯德於禹高禹功於堯而以爲不以帝堯使伯禹也何況齊桓

四百廿  
而反深責乎可謂闇於大體矣

僖公

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穀梁曰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非也此若當貶則春秋方貶之又何遂其意乎此若當褒則次非救者乃非所褒亦不可遂其意也吾欲問褒貶之意汝何若哉又曰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亦非也曰次于聶北救邢者其次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齊侯自以過貶稱師爾曹伯非有過也何

乃亦貶從師乎且直言齊師曹伯者有何不可乎且曹何以無師先王之制大國三軍其次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又次國不宜獨無師又曰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亦非也如穀梁之意宜曰以其貶之不言齊侯乃可爾如不足乎揚未可便貶也言齊侯適中矣然則穀梁於此都失褒貶之所在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穀梁曰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非也審如穀梁言者齊侯乃足揚矣猶曰齊師何邪且使之如改事何故見其美即不改事反不美乎獲莒擊穀梁曰惡公子之給非也古之人有知之者

矣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穀梁曰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非也向者孫于邾何以不去姜乎又曰或曰爲齊桓公諱殺同姓也亦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殺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爲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也非春秋所恥則亦非春秋所諱矣

二年城楚丘穀梁曰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又曰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非也定之方中之詩曰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其辭曰定之方

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又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由此以言文公先徙居而後建城市不得云衛未遷也又曰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非也不言衛之遷者魯史所無爾非仲尼擇焉而不存者也凡事有當記而經不見者可勝說邪獨舉此而言似穀梁亦以春秋爲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者

虞師晉師滅夏陽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非也假令書虞人晉師者豈不益見其罪乎春秋之例主兵者序上蓋惡用兵也

豈曰以國大小為序乎若誠以國大小為序者如穀  
 梁說可矣如不以國大小為序又何必妄解哉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穀梁曰不期而至者江  
 人黃人也非也誠有此美者春秋之文何能勿褒之  
 又曰遠國稱江黃為諸侯皆來至也亦非也周之諸  
 侯千八百餘其後稍稍相并猶應千餘若貫之會皆  
 來至則江黃之外尚有遠國遠國不獨江黃而已不當舉  
 江黃為最遠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十七日早刻校訂正二十一字

春秋權衡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權衡卷第十六

穀梁第三

許男新臣卒穀梁曰死於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非  
 也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褒桓公  
 諸侯之死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不必詭文以伸桓  
 公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不正其踰  
 國而執也若然齊人執鄭詹何以謂之與執乎且齊  
 為伯主陳其屬國大夫有罪所當執也必無踰國執  
 之者將安執之乎

公至自伐楚穀梁曰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  
 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非也凡穀梁所

說致君之義苟取臨時而無通理不足致詰者也豈知致者歸格告致之事乎

五年晉人執虞公穀梁曰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非也五等之爵有尊卑矣褒貶進退宜以其類豈有貶之而反崇其爵哉且仲尼欲以見虞公不仁猶其民執之者則宜若梁亡之例書虞執其公則可謂云爾已今春秋乃曰晉人執虞公非其下矣何謂其下執之邪

八年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見其妾也蓋有深義矣非穀梁所能見

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非也欲云弑其君則一年不二君欲云弑其子則子不可特稱欲云子奚齊且亂於里克之子欲云晉里克殺晉子則子當繫先君而言且不當殊晉子於里克也故云君之子爾以謂國人不君故繫於君可謂言辭而理非

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穀梁曰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非也假令重耳賢便可弑彼以



立此乎又曰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亦非也夷吾既云是又將殺我矣此其責弑二君之言也可謂殺不以其罪者乎

十二年楚人滅黃穀梁曰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非也書楚人滅黃何以見其閔乎且穀梁謂滅國有三術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夫黃非夷狄也今滅而書時是屈之使從夷狄矣曾以是為閔乎

十四年沙鹿崩穀梁曰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非也春秋正名名者出於理者也無崩道則亦無崩名矣今謂之崩而曰無崩道可謂理乎然則沙非山名也

鹿非山足也謂沙鹿山是也謂沙山之鹿非也

冬蔡侯肸卒穀梁曰諸侯時卒惡之也非也君薨臣赴赴以日月此禮之常也臣子少慢則赴不具日月大慢則都不赴春秋不改者因文可以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卒書時者鄭厲公衛惠公內則篡國外則叛王何為春秋不惡之哉

十五年齊師曹師伐厲劉子曰以穀梁例言之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於此宜問曹無師其曰師何曹伯也曹伯則曷為不言曹伯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乃可以充穀梁子之例矣而於此遂都不言何哉豈

齊侯伐厲爲有罪當貶稱師乎抑齊師無罪曹伯有罪貶稱師乎向者牡丘之會亦先次後救事與聶北同何不曰齊師宋師陳師衛師鄭師許師曹師盟于牡丘遂次于匡乎推此以較前後知所謂曹無師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皆妄說雖使穀梁復生雅亦不能持其論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曰晦冥也安知非晦朔之晦乎又曰夷伯魯大夫也說者因謂夷謚伯字也亦非也吾於左氏旣言之矣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穀梁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耳且穀梁以宣二年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爲盡其衆以救其將明華元之得民然則華元以敗績得民爲褒晉侯以不敗失民爲貶即有上不及華元下不爲晉侯而獲者春秋欲何書之今以一爲褒以一爲貶未有常辭也吾請求其常辭如何

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子曰日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非也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與五石爲一日故分別之耳穀梁本以日月解經因此以誣聖人欲後世信之豈實然乎

公子季友卒穀梁曰稱公弟叔仲賢也非也言季友

之賢不過季子來歸足矣死之日非復賢也且書季友云賢則書仲遂亦可謂賢乎

十七年滅項穀梁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爲賢者諱也非也吾旣言之於公羊矣

十八年宋師及齊師戰于嬴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言及惡宋也非也正月伐齊者宋公也五月戰于嬴者宋師也戰不言伐於此何妨乎又客不言及言及以謂貶矣莊二十八年齊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彼時穀梁亦以春秋惡齊則何不使齊及衛乎鄭玄爲穀梁起廢不能深見舉之病反舉衛人以爲比是藥之使亟也

邢人狄人伐衛穀梁曰狄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非也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二十年西宮災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䟽之然以是爲閔宮也非也穀梁不云親之非父尊之非君繼之如君父者受國焉爾者乎何爲不可謂之新宮且新宮非禰宮也以新宮近禰宮而更謂之西宮是推而遠之矣比稱謚不亦愈䟽乎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穀梁曰以重辭也非也直云執宋公以伐宋文理盡矣不可改易非於其間曲有輕重也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穀梁曰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非也適宋公以師敗乎人爾春秋據事實錄非以爲褒貶也今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穀梁曰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蓋指魯公公尊人卑何謂未有以尊敗乎卑者哉又曰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吾不知於春秋何以爲驕其敵何以爲不驕其敵其驕其敵也如何褒之其不驕其敵也如何責之所以爲褒之責之也如何書之今此宋公穀梁以謂不驕其敵者於經何以驗之哉又曰衆敗身傷七月而死如此何不書宋公敗績乎鄭玄雖強爲解不足文之又曰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似責宋公不早擊楚於險而失機會也何其悖乎如宋公之用心不鼓不成列慄慄乎忠厚有德之人哉雖師敗國削猶非其恥也春秋豈惡其不能以詐取勝哉凡泓之戰公羊以爲褒穀梁以爲貶言貶者非也言褒者亦未是吾各論之矣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閔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非也假令但書伐宋不書圍閔豈不惡之哉惡之不待圍閔而見亦何必書圍閔哉若復一國以惡報惡伐而不圍則春秋遂可虛增圍邑以見之乎

宋公茲父卒穀梁曰其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非也宋公不忍厄人於險而致敗爾豈不教民戰者乎審如穀梁言泓之敗何不書宋棄其師乎周末時諸侯交爭恥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

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非也春秋非孔氏家牒當爲後世書法耳何得擅諱其祖名哉且傳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曰臨文不諱若詩書執禮皆雅言而臨文不諱安得諱祖之名遂不書乎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曰蓋納頓子者陳也非也觀其文可以見其繆矣又何辨乎

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非也直云衛子莒人豈不可乎在春秋之中此類多矣何獨至於慶也而目之乎向令但會莒慶而無衛子謂之目云猶有可諉今衛子之外又目慶也吾知穀梁必將窘於此而莒無大夫之說不可復恃矣

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穀梁曰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此例亦多矣何爲獨發於此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穀梁曰人微者

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按穀梁例芑人民驅牛馬曰侵今齊爲無道至如此矣追之是也反蒙不正之貶乎又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弗敢及也內辭也然則穀梁譏公之弗敢及又何云追之非正乎

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非也楚自以人伐宋公自以師伐齊人之與師異矣豈一哉吾於公羊旣言之矣

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非也即實再出何以知之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穀梁曰先名後刺刺有罪也非也會不言所爲言所爲皆譏也然則刺不言所坐言所坐皆諱也少文矣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非也向若稱晉人執曹伯則穀梁毋乃又如齊人執陳袁濤塗而譏其踰國以執乎

盟于踐土穀梁曰諱會天王也非也若實會天王者罪大矣可得諱乎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此語無理蓋不足辨又曰鄭之名失國也亦非也諸亡國者春秋尚不忍悉名之况鄭之國未

亡乎又衛侯前出奔今復歸失時可謂失國未嘗名復歸可謂得國反名之此乃吾所不解也

天王守于河陽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非也天子巡守者巡所守也云天王巡于河陽可矣言天王守于

河陽何哉

公朝于王所穀梁曰朝于外非禮也然則天王在是諸侯可勿朝乎又曰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非也温與河陽大同小殊非一地也言諸侯天王大小反不明必待地乃明乎又曰日繫月月繫時以晉文之行事為已顛矣亦非也晉文行事之顛豈患不見乎必待日月乃見哉此皆不

足以論春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穀梁曰此入而執非也正自執之爾何必入乎

曹伯襄復歸于曹穀梁曰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非也即天子免之何故猶名乎且衛侯鄭復歸于衛穀梁謂其名者失國也今如曹伯襄但見執爾非失國也何故亦名

二十九年介葛盧來穀梁曰其曰來卑也非也牟人葛人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

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按穀梁前二十八年云鄭之名失國也然則此非失國者何以亦名之又前云復

者復中國歸者歸其所然則此亦復中國此亦歸其所何不曰復歸乎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穀梁曰此言不敢叛京師也然則此固魯公當時意爾春秋據事先後而書本無異者何強解乎

三十一年乃免牲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非也此又自當云乃非若乃克葬而克葬可移易者也何謂人亡乎

三十二年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按十七年齊侯小白卒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然則小白不正卒不得書日以其不正前見故得

書日也今重耳亦不正者其不正前未嘗見則卒不當日而日之何哉

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狄秦也非也此傳云晉人及姜戎要而擊之殽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春秋可得強書戰乎且平心論之晉則背殯厄人於險而秦反見狄不亦誤哉又曰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此吾所不知也又云秦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吾則知之矣此傳妄也穀梁公羊左氏三家說經多同異不相能久矣此之所是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此以爲非未易據此難彼也吾欲且置彼二家之言秦穆賢而以詩書決之



儻可乎按詩秦自襄公始為諸侯及穆公而大矣言穆公之事不聞自殺之戰而狄也若求於書秦穆公敗於殺悔過自責作秦誓仲尼取以次三王之末因此論之秦之不為狄自殺之戰始則可矣未見其始為狄也

文公

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穀梁曰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非也即不日者乃不謹商臣之弑乎日之何當

二年及晉處父盟穀梁曰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非也公盟不日者多矣何以能必之

四年逆婦姜于齊穀梁曰逆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曰公也非也穀梁既云親迎而稱婦則稱婦乃宜也又何以見其非成禮於齊乎非責也且今非成禮於齊者云公如齊逆婦姜足矣文不當沒公沒公者唯所隱諱乃然耳至於刺譏常事未有沒公也此似不識春秋不但失解而已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穀梁曰兼歸之非正也非也春秋惡歸之云乎豈曰惡兼之云乎又曰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亦非也宰咺豈周事之用者乎何以言來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穀梁曰閏月者附月之

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非也閏月亦有政可得勿告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七年三月甲戌取須胸穀梁曰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非也設不日則聽其取乎諸取邑不日者皆聽之矣

宋人殺其大夫穀梁曰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非也若有罪何不名之乎

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穀梁曰其曰諸侯略之也不知略之者何故哉此似不了直強言之爾

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鄭玄解云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

既有其大夫矣何謂無君又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並尸三卿傳曰禍於是起矣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為不以官稱之

九年葬襄王穀梁曰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非也上云得臣如京師者即會葬之人矣何謂不葬乎故以日月為例其膠固至如此

夫人姜氏至自齊穀梁曰卑以尊致病文公也葬也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致者何病乎文姜哀姜縱恣出遊反皆不致也如穀梁言是不病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非

也秦人唯以夫人之禮視成風故來禚之耳豈云弗夫人乎且穀梁謂魯人逼秦使來禚乎固秦人自來禚也若魯逼秦云秦人弗夫人可矣若秦自來豈端欲慢魯君之祖母弗夫人哉

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穀梁曰不言帥師而曰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非也不言帥師者將卑師少爾有何可疑哉又曰何爲不言其獲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云魯旣射長夷之目又斷其首是以諱之亦非也穀梁本意謂長狄一人力足敵衆故變獲言敗者起長狄之強也旣變獲言敗敗即獲矣又安得不言獲爲魯諱之說乎且如何

爲文哉季子敗莒師獲莒拏穀梁以謂春秋貶之今得臣獲長狄穀梁以謂春秋諱之事相同也而是非不一誰能知之邪要知此非長狄吾旣言於公羊矣十三年公及晉侯盟還自晉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非也畢則云畢未畢則云未畢且畢且未畢如何可爲義乎

十四年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穀梁曰私罪也非也何不用陳袁濤塗鄭祭仲例以解齊人乎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穀梁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非也有司馬矣何謂無君乎必無君者如齊大夫盟于蕢乃可通爾且華孫來不稱使以解無君可

也指司馬而謂之無君不亦悖乎哉

齊人來歸子叔姬穀梁曰父母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非也鄭伯姬來歸者此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者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云爾凡諸侯出夫人禮皆有大夫將命則鄭伯姬亦當云鄭人來歸伯姬所以春秋直云鄭伯姬來歸者伯姬有罪父母當受之而辭不教者也

十六年毀泉臺穀梁曰喪不二事二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非也但毀一臺何能令緩喪乎聲姜九月而葬所以緩者亦猶作僖公主矣豈為毀臺乎又曰自古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按穀梁本以緩喪為譏復出此者又似晚得公羊之說而附益之耳非一家學也

十八年子卒季孫行父如齊吾既言之於莊公末年矣

### 宣公

元年會晉師于棊林穀梁曰大趙盾之事也非也即大趙盾名之是已無為沒其名也且卿大夫不得會公侯春秋之常也今晉侯不行趙盾專國亦無貶則善矣曷為大之邪

二年獲宋華元穀梁曰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然則

韓之戰不得獨云晉侯失民

三年乃不郊穀梁曰乃者亡乎人之辭吾既言之矣

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穀梁曰不正其接內故不

與夫婦之稱非也吾於莒慶既言之矣

六年晉趙盾衛孫免侵陳穀梁曰其不言帥師何也

不正其敗前事非也將尊師少稱將此通例也為穀

梁者皆用之矣何忽昏妄乎即以謂命卿之將舉當

言帥師者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不言帥師

以何事敗之哉

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穀梁曰復者事畢也非

也遂受命而行辭病而反此春秋所惡也乃加事畢

之文為之文過何以訓事君

仲遂卒于垂穀梁曰其曰仲何也踈之也是不卒者

也非也即春秋欲踈之何不但書遂卒若無駭所使

乎且春秋欲踈弒君之臣不書其氏反書其字何為

哉

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穀梁曰葬既有日不為雨

止禮也非也朝會常事耳雨露服失容則廢朝會況

葬者大事所謂慎終追遠人情之所不忍忽忽者也

豈反冒雨不待成禮哉徐邈云士喪禮有漆車載蓑

笠疑葬當不為雨止非也漆車載蓑笠者固未葬

禦雨之用爾

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其日未逾境也非也未逾境猶在國爾何得書其地然則扈者他國之地名非晉地也

十年齊崔氏出奔衛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非也凡春秋褒善貶惡而已矣舉族而奔何足記哉且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客重而介輕故也今崔杼則重崔族則輕輕重相冒書於春秋何其不憚煩乎

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穀梁曰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非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則與王猛何異哉但王季何以得指以爲王子哉以義理推之季者少也曰王弟可耳如穀梁之言季旣王子矣何以不直書王子乎意者王者之尊其子不得以其屬通哉王子虎何以書也今斷王季於上折子於下不可訓解皆謬說也

十一年楚人殺陳夏徵舒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非也言楚人殺者乃明徵舒有罪爾且先言入後言殺可謂內徵舒於陳乎夫春秋記事之書也先殺而後入皆其實錄矣豈紛紛然更易古事以便私意哉

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平稱衆上下欲之也非也暨齊平何以不曰暨齊人平乎又曰外平不道

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非也楚人圍宋經歷三時幸而得平以告諸侯故魯史有其事耳且外盟會常書外平何以不可書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穀梁曰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皆非也頃遂譚温梁繒蔡虢皆中國也不日潞子甲氏舒鳩陸渾皆夷狄也不時又穀梁傳不見說附庸滅者今學者則皆以卑國為附庸而穀梁乃指夔子弦子為微國按爵稱子非附庸明矣不知穀梁誤以夔子弦子為附庸邪抑學者誤以卑國為附庸邪有卑國無附庸有附庸無卑國了不可推也又曰其日潞子賢也亦非也其

意以謂夷狄稱子則是褻矣不知夷狄之爵正自當子非以賢故進之也豈有國滅身虜而得為賢者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穀梁曰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云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又曰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亦非也春秋撥亂君臣皆譏苟有兩下相殺亂孰甚焉可得弗書乎

十六年成周宣榭災穀梁曰周災不志非也宋災猶志況周災乎大凡災異之發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理當然也後世道衰災異並告春秋因而書之以通人情無擇於周獨不志也

十八年邾人戕鄆子于鄆穀梁曰戕殘也挽殺也按穀梁但言挽殺而已不言邾人何人也鄆子何為以死殺有罪乎無罪乎漫不可知

春秋權衡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十七日北風嚴寒蟋伏斗室不敢出然室尚不絕何哉

改正二十有二字

春秋權衡卷第十七

穀梁第四

成公

元年無冰穀梁曰此未終時無冰何也非也今所書正謂建丑之月是乃終時矣何云未終時乎若待建寅之月而書無冰建寅月今東風解凍不得更以無冰為異也

作丘甲穀梁曰丘為甲也非也審為使民作甲者春秋何不云井作甲邑作甲農作甲而必云丘作甲乎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穀梁曰其曰公子何也亢也非也向者及晉處父盟去處父之氏以明亢今



此更益嬰齊之氏亦以明亢二者孰能別之乎且穀梁以楚無大夫其有大夫者進也狄雖見經尚未得氏以明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反以驕亢之人而進之有氏是褒貶亂矣何以爲春秋

盟于蜀穀梁曰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十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此乃兩會也各自書地乃其理矣何申之有

五年梁山崩穀梁曰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召伯宗而問焉云云尋穀梁此文似云山有崩道崩不當書今以晉侯問伯宗故獨書也是豈春秋意邪

七年麤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麤鼠又食其角穀梁曰又有繼之辭也此亦常耳何足以多解又曰其緩辭也非也前云麤鼠食郊牛角者文不可言其角非不緩也今云其角者亦文當如此非故緩也又曰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亦非也春秋記災異刺譏時君且明鬼神享德所以鈎深致遠者微矣豈爲免有司之過乎乃免牛穀梁曰免牛者爲之緇衣繡裳有司奉送至於南郊未必然也雖禮典散滅不可考按至於牛

衣人服如何襲被乎凡郊牛稷牛必皆在滌三月滌者牢也今既有傷則不復在滌是爲免之其不免者是留以須後郊非禮不敬故春秋亦譏焉不如穀梁所說作玄衣纁裳何休所說盜天性也

大雩穀梁曰冬無爲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又傳例謂得雨曰雩若此年雩不得雨書旱必矣且將書旱可得不雩哉

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穀梁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非也此直記事以刺晉爾不使盡我了無所用也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穀梁曰天子何也見一稱也言欲見天子與天王各爲一稱不亦淺乎不亦淺乎衛人來媵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非也伯姬雖賢春秋一褒其身已足矣又何爲及其媵哉凡春秋所急者禮也所制者欲也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娶十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故春秋備書之所以戒也非賢伯姬以亂禮也

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穀梁曰是以我盡之也非也穀梁言宋共公失德不葬者以其與伯姬不相入也即我能盡之何故不相入乎又曰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說者云內稱謂稱使按內大夫受命而出無稱

使者假令與內稱則曰公使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乎  
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亦非也穀梁  
向云致者不致也譏以我盡之今又云詳其事賢伯  
姬若實賢伯姬則致女爲伯姬發非譏魯也若實譏  
魯則致女爲譏魯發非賢伯姬也二者孰能知之乎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穀梁曰不言戰以鄭  
伯也非也春秋伐而不戰多矣豈伐則必戰乎且晉  
實不執鄭伯以伐鄭何以能必其以鄭伯乎此皆妄  
說也又曰爲親者諱疾亦非也執其君以伐其國無  
道甚矣方事貶之何故諱乎

莒潰穀梁曰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然則蔡亦中  
國蔡潰何故不日乎又曰大夫潰莒而之楚亦非也  
經但云莒潰不云之楚穀梁安所受此語乎且潰者  
非大夫所爲何故專以大夫解之乎此似不曉潰之  
說凡潰者取其如水之決爾

城中城穀梁曰非外民也非也若不外民則都不爲  
城郭乎則與夷狄何異哉夷狄可謂不外民乎

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非也諸侯死  
於行則記其地死於國則不記其地所以別內外也  
例則如此何謂閔之

十五年仲嬰齊卒穀梁曰子由父疏也非也必公孫  
之子以王父字爲氏非公之子也公羊說是矣若

必云子由父疏不得稱公孫則歸父何故稱公孫乎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  
惡晉侯也非也若云晉人執曹伯穀梁得毋又如齊  
人執袁濤塗而非之乎

葬宋共公穀梁曰月卒日葬不葬者也以其葬共姬  
不可不葬共公也夫人之義不踰君非也若以葬夫  
人則必葬其君莊二十九年葬紀叔姬而不葬紀侯  
何哉

會于鍾離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  
言之矣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穀梁曰不言所歸歸之善者  
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非也曹伯之惡學者  
知之穀梁子不知爾曹伯何善乎又曰歸為善自某  
歸次之亦非也衛元咺衛侯鄭何善之有乎且自某  
者明其有奉焉爾本不為善不善設也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穀梁以舍為次舍之  
舍及其所論皆枝辭也蓋不足信

刺公子偃穀梁以謂殺無罪非也且以理觀之先刺  
後名是得其罪者先名後刺是不得其罪不訊於羣  
吏不訊於羣不訊於萬民者可知矣

十七年用郊穀梁以謂以秋之末承春之始不可郊  
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壬申公孫嬰齊卒丁狸脰穀梁曰致公而後錄臣子非也昭公在外叔孫婁卒則何不待致公而錄乎

### 襄公

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穀梁曰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於前事也說者曰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舉甯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尊師少書將例然也何至於此獨為異乎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喪是以怨報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為是書之哉

城虎牢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非也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穀梁曰及以及與之也非也此兩及者文當然耳何謂與之何謂不與之哉又曰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非也袁僑則陳大夫大夫不敢與君盟故使大夫與之盟耳觀穀梁之說似解湟梁之會大夫盟非解此雞澤之會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也六年莒人滅鄆穀梁曰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穀梁曰其不言弒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非也鄭伯欲宗中國其大夫不從而弒之春秋當明其罪以懲

亂臣何有反匿首惡謂之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乎夫匿首惡之名使亂臣無所懼是乃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矣何言哉且穀梁子謂春秋書首惡且是予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乎弑君三十六盡予使弑之獨髡原為不使也何其悖哉

八年會于邢丘穀梁曰見魯之失政也公在而大夫會也非也公以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晉侯耳若公在而大夫會不應無文以起之九年宋災穀梁曰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非也齊大災又豈故齊乎

十年會吳于柤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非也會于戚吳人亦在何不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何不外之乎

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穀梁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非也若以盜者指其君乎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名也若以盜者固盜賊乎稱盜乃宜矣又何云弗以上下道也如穀梁之意以上下道則曰盜殺其大夫乎則是大夫為盜之臣盜為大夫之君乃可耳

成鄭虎牢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非也城人之邑戍人之都勢必繫其國而言有不繫其國者乃變例也如其繫國矣此乃常文又何決哉

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遂入鄆穀梁曰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非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非小之不書也

十四年衛侯出奔齊說者曰衍結怨乎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非也以剽為君以衍為賊吾不知春秋何為乃爾昏惑哉然則昭公出奔亦當絕邪有如季氏立一公子為君者春秋且亦奪昭公而成之邪

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穀梁曰過我故志之非也王后尊矣禮自當志豈與諸侯一例以過我而書哉然則他王后不見者太子立則妃為后自無緣見耳

十八年同圍齊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非也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矣若未圍而言圍是豈得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穀梁曰閔之也非也是亦記事而已矣何閔之有

十九年公至自伐齊穀梁曰春秋已盟而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非也執君取地邾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邾以邾明齊乎無義以通之且書晉人執邾子貶晉已明矣取洙田自漵水刺魯已明矣

又何不足而以齊邪乎

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非也謂之未畢則以為貶矣公子遂至黃乃復公孫敖如周不至而復復者穀梁所謂事畢也然則春秋反不貶遂與敖乎按士匄不伐喪可謂知禮不免於貶遂敖專命可謂非禮反無貶乎且士匄何貶哉大夫以君命出境進退在大夫者可也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sup>奉</sup>之喜也君之正也非也文王事紂武王滅之亦為不正乎言春秋者要論其行事邪正而已矣

術也於殖其獨非君而逐之何哉  
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穀梁曰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非也稱諸侯者常文耳不稱諸侯者乃變文也又豹不氏亦前日後凡一事而再見卒名之例爾不以是為恭也二十九年公至自楚穀梁曰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及非也公如晉如齊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且春秋公出不必盡致也是為臣子或喜或不喜者耶

三十年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說者曰聘例時此月何也欲書王以正蔡般之罪劉子曰推此言也而觀



三百六十八  
之其妄可勝記乎

蔡世子般弑其君固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非也向若書日者何遂云非奪父政乎又可云非夷之乎奪父政也夷之也不待不書日而後見則不書日何足以託義哉

葬蔡景公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非也君弑賊未討不書葬此乃春秋之常矣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苟爲此言以應問可矣非所以明春秋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穀梁曰善之也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爲善是春秋貴小惠而不貴道也又曰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宋以五月失火諸侯以冬會于澶淵是可謂救災乎

昭公

二年公如晉穀梁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

七年暨齊平穀梁曰以外及內曰暨如此何不取外爲志之例書會乎春秋尊魯避所可恥審爲齊強逼魯爲平者何不如乞盟乞師來獻捷之例殺恥乎衛侯惡卒穀梁曰王父名子也蓋言臣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有生在世子前王父名之者則亦不改也

以言衛齊惡蓋王父名之爾說者不曉以謂唯王父名子王父卒則稱王父命名之是則不可

八年陳侯之弟招穀梁曰向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云云此問之非也向曰陳公子者乃其常稱爾

秋蒐于紅穀梁曰正也非也蓋不學周禮者

葬陳哀公穀梁曰不與楚滅閔之也非也此與齊侯葬紀伯姬何異哉

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救患哀禍也顧以爲弗受反當遂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

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於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不名頓子乎

十三年公不與盟穀梁曰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公於晉唯令之從豈其獨能違眾不盟乎推穀梁之意以與爲相與之與推春秋之意則與爲與及之與

葬蔡靈公穀梁曰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非也是本不當滅蔡則蔡雖滅非滅也今蔡侯復國例得葬耳不爲諸侯而成之也

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大

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非也按禮記衛侯曰柳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不告者禮也當祭而告者變也其亦可知矣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穀梁曰進楚子故曰戰非也戰則云戰敗則云敗豈擇於吳楚哉且楚其與中國並久矣豈至此而進之哉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穀梁曰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而為四國災此非智者之語何足為說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穀梁曰日弒正卒也冬葬許悼公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弒父也皆非也恟吁宋萬商臣商人歸生夏徵舒崔杼甯喜此皆弒其君而書日者可云皆正卒乎春葬陳靈公可云不使夏徵舒為弒君乎大凡春秋所書褒貶豈不明哉待日月而後見之此所以泥而不通也

二十年公孫會自夢出奔宋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非也若臣不叛君常事爾何足褒哉褒其有功貶其叛國之兩者之中勿咎勿譽可也

二十一年蔡侯東出奔楚穀梁曰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非也即仲尼欲如此貶東國者書

東國不亦足乎徒貶其半名何為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止名東當復貶去其上下而云蔡侯田乎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穀梁曰入者內不受也非也必以入為內弗受則天王入于成周亦弗受乎王子猛卒穀梁曰此不卒者也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子王卒固當告於諸侯諸侯之未成君之卒乃不書爾又曰其曰卒失嫌也亦非也猛未逾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之失二十三年吳敗蔡胡沈頓之師穀梁曰中國不言敗

非也敗者偏敗戰者偏戰偏敗詐也偏戰信也夫夷狄者多詐春秋自宜書以見之何有反匿其詐乎夷狄敗中國則曰敗中國敗夷狄則曰敗唯真夷狄與中國不言戰此為異耳至於吳楚乎雖有夷狄之名哉其實兄弟僚友也今一槩以吳楚之君比赤狄白狄山戎戎蠻不亦羞太伯鬻熊哉

尹氏立王子朝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非也春秋豈嫌於尹氏之朝哉衛人立晉眾所欲立也不曰公子君位定矣尹氏立王子朝獨尹氏所欲立也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自君也此固逆順之差安可不詳哉

二十六年公圍成穀梁曰言圍大公也非也公失國而圍成師在封內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

定公

二年雉門及兩觀災穀梁曰其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非也吾於公羊既言之矣

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曰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非也此自記事之體耳雉門先災兩觀後災不得不曰雉門及兩觀災若不言及則似雉門之兩觀災雉門乃無恙也既災之後魯人脩舊理當先門門者所出入者觀者門飾也亦各順其序而書之非聖人橫出此意見也

四年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穀梁曰一事而再會是其曰公志於後會則非也當此之時魯國微甚會之進退非其所敢專何與於責而謂之疑乎

劉卷卒穀梁曰此不卒而卒者賢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所謂天王崩則昭二十二年景王矣為諸侯主則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矣以兩者論之卷既為諸侯主而春秋又稱其賢是王猛本正也王猛本正而穀梁謂其篡何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穀梁敘其事曰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謂夷狄漸進未可同於中國此妄矣狄人救齊穀梁以謂功近而德遠不唯得稱救而

已矣又進之稱人曾謂吳不如狄乎何其賞罰之偏也

吳入楚穀梁曰何以不言滅欲存楚也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矣豈春秋固存之哉且凡滅國春秋未嘗不存也豈於楚也獨存之邪

五年丙申季孫意如卒按穀梁例大夫不日卒惡也意如逐君可謂惡矣其日卒何哉豈謂入人之國重於逐已之君哉

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穀梁曰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非也執其使伐其國文加以則見之不加以則不見也乃其理然豈為重乎

八年公至自侵齊穀梁曰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非也公如往時致月此則文公十三年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至自

晉是也是時公未至晉而衛侯會公于沓至晉而得其君盟盟而反鄭伯又會公于棐一出而三國附最

榮矣何以危致之也夫往月致時此則宣十七年六月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是也是時諸侯協心而

同外楚中國為一無有他變何以危往也夫往月致月此則僖四年正月侵蔡蔡潰遂伐楚八月公至自伐楚是也是時齊桓主諸侯穀梁以齊桓為知所侵又曰以伐楚致大伐楚最盛矣何以惡之也且穀梁

欲言其危當得其危之狀欲言其惡當指其惡之形今謂之危無狀也謂之惡無形也設空文而無實驗不可致詰非所以解經也故略舉三事以彰其不然十年公至自頰谷穀梁曰離會不致致危之也非也近上八年公會晉師于瓦亦致又何危乎且如穀梁所說頰谷之會聖人相之齊侯震懼歸地謝過齊則危矣魯何危乎又曰其以地致何也危之也亦非也兩國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何說危哉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曰辰未失其弟也非也公子不去國而辰棄親出奔挾黨爲亂以謂未失其弟何妄甚也

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穀梁曰其言歸貴其以地反也非也苟使趙鞅爲之不義雖以地反能免於貶乎然則鞅之得言歸非貴其以地反也貴其忠信足恃也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穀梁曰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脰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也孔子是時未作春秋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也王人至則書之矣何足以爲榮邪凡人之欲書春秋者以有殊功異德欲使後世見也石尚何有而欲書乎是殆不然

哀公

二年納衛世子穀梁之說非也江熙是矣  
四年盜弑蔡侯申穀梁曰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  
道也非也盜即微者爾辟稱人故云盜也即不以上  
下道道曷爲稱弑乎

五年閏月葬齊景公穀梁曰不正其閏也非也喪以  
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葬之爲事以  
月斷者也以閏數宜矣何謂不正乎

六年陳乞弑其君荼穀梁曰陽生正荼不正然而荼  
受命陽生不受命如此陽生得罪於先君荼乃其君  
也弑先君所命是則弑其君矣又何云不以陽生君

荼乎假令先君廢陽生爲非義自可聽天子伯主治  
之耳今至躬弑其君春秋猶詭其罪以與陳乞何哉  
且令陳乞無預陽生之事春秋又將強委一卿以弑  
君之罪乎要之陳乞主陽生而弑荼可知也

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穀梁曰其言來者外魯之辭  
非也春秋褒善貶惡直書入邾又言以邾子益來於  
君親之過而無所隱義已足矣豈以一失之故遂外  
其君乎且令春秋不外其君則當曰以邾子益歸乎  
夫歸可施於人不可施於我來可施於我不可施於  
人詳於此之意者可以知春秋之文矣  
十二年孟子卒穀梁曰其不言夫人諱取同姓也非



也孟子者孟姬而曰孟子則是諱同姓矣不曰夫人豈諱同姓乎

十四年獲麟穀梁曰不言其來不外麟也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也皆非也謂之獲麟矣則不得言其來不得言其有記事之理也何說乎即以言其來為外之季子來歸亦外之也即以言其有為使不恒有大  
有年亦使不恒有邪故守一而廢百謂之章句之儒去道遠矣

十七日校畢訂正二十有六字歲園居士

春秋權衡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